

刺穿麻木的瞬间

□ 郭德斌

我从外地回来,听说老沈的爱人住院了,还是肿瘤医院,心中一凛,赶紧往医院赶。老沈在医院门口等我,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脸色蜡黄,一副疲惫的样子,像是老了10多岁,不过,两眼还挺有神。

老沈跑生意,常年在外面东跑西颠,家全摞给了爱人。回来,留下一堆脏衣服,就又匆匆离去,他爱人抱怨,说家像个旅馆。他说老夫老妻就是并行的两根钢轨,我跑外你主内,齐头并进,各办各的事,赚住钱,才是硬道理。她叹口气,转身离去,默默地洗衣服。老沈的衣服,啥时候都是支支楞楞,干干净净。他爱人说,这是媳妇的脸面。这才20来天没见,老沈人脱了相,邋邋遢遢的。我说你也要注意身体呀。他说我没事,经历一场病,胜读十年书啊,

值!听得我莫名其妙。

我俩来到病房。他爱人虽一脸病容,但精神还不错。寒暄一阵,大夫来查房,我和老沈就退了出去,在走廊里聊。

老沈说这20多天,他像涅槃重生。我说夸张了吧。他说一点都不夸张,人不是亲身经历,说啥你也想不到。他说发病很突然,在医院签《病危通知书》时,他彻底懵了。想给儿子打电话,又想,多一个人担心也没用,就没打。握着笔爬在桌上,腿是软的,手也发抖,仁字错了俩,人像是被抽空了,只剩下一个壳。

他爱人手术后醒来,问你给孩子打电话了吗?他说没有,我守着你,病咱俩扛。她笑了,说对,别让他担心,还耽误学习。俩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手术成功了,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得病理化验,会诊确诊。老沈说,等待的那几天,真是度日如年!既渴望得到结果,又怕得到结果,整天生活在梦魇当中,心,像被一块铅坠着。

那天,他回家拿换洗的衣服,站在空荡荡的房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无助,撞击心头。客厅茶几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尘,一本她翻了一半的书,书页,随风起伏,眼镜,在一旁静静的躺着。厨房里,她浸泡在盘里的几头大蒜,已长得跟水仙似的,郁郁葱葱,阳光斜照,影子印在墙上,看着,恍惚有隔世之感。窗台上的两盆月季,土已干裂,旁边放着猫头洒壶,壶把上,泛着亮亮的光。他想起妻子浇花的身影,一阵心酸涌上心头。这时,他才痛彻心扉的意识,他们是两棵树,

表面上各有各的枝,各有各的干,看似不相干,刮起风来,叶片还会打架、拌嘴,但根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岁月越久,根就扎得越深,缠绕的也会越来越紧,彼此早已难分得清了,有一根被扯动,痛的不是一根,而是全部。

老沈说,这场景如一把利剑,直刺心的深处,让人有一种战栗般的疼痛。就是想起在这屋里的那些拌嘴,赌气,都是那样亲切、温暖,弥足珍贵。他说这种痛,以尖锐刺激的方式,刺穿了麻木,刺透了忽视,剥开了生活的漫不经心,让他看到了平常琐碎生活深处的珍贵,真正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当医生告诉他,肿瘤是良性时,他真想大哭一场,因为他终于走出了黑暗,看到了光明,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色彩。

乡野

一望无际的乡野
栖息着
难以计数的生命
它们相互依存
互相依恋
吟唱出一曲曲
生命的赞歌

假如可以
我也希望
把自己种在乡野
安享整日的阳光
吸吮甘霖的馈赠
无须用霓虹
装饰自己的梦忆
虽然卑微
也活得自我
即使一生都未开出
专属于自己的花朵
只要每天呼吸
乡野自由的空气
归于尘土
亦是无遗憾

(听松)

春雨

雨丝穿梭
织着雨幕
亮晶晶的
像银发
又像梳子
雨丝梳着雨丝
挺舒服吧
瞧麦苗挺直了身子
绿油油的
花朵也张开了小嘴
憋红了小脸
打喷嚏的小黄狗
躲在屋檐下
看一双小鞋子漂呀漂
那可是我的小船哩
赤脚的童年
没心没肺的畅快
沐浴着春雨
能听到拔节的声音

(何铜陵)

成长

三九天的一场雨
搅扰了多少游子的清梦
我,不是一个游子
但路也朝着某个方向延伸
不安由心底默默滋长

母亲,是否在村西大桥边
父亲,是否检拾着一地树枝
安静的村庄,静静老去
炊烟袅袅,萦绕在岁月上空
冲着我傻傻地发笑

我多想去看看,村庄
腰杆挺拔展现在乡亲们面前
那些熟悉的面孔再一次
填满大家所有的思念
成长,应该是融入其中

其实,我也想踏上来路
看一眼,十六岁的夏
记忆中的鸟儿在早晨歌唱
看一眼,二十岁的彷徨
匆匆中跨过百里山河

成长注定是建一座桥梁
这一头是叫“家”的公交站
那一头是故乡的砖瓦房
我们用青春浇灌未来
又用未来慰藉着过往

(付振双)

我要回家

□ 贺文赫

午见,因为有事,我还是没有回家。

可能是不想连累女儿,也可能是太想儿子了。父亲、母亲辞别了女儿,回到了我们租的家。家在,儿子又出差了。

父亲节那天,与报社一位朋友吃饭,朋友在饭桌上的一句话让我哭了,他叮嘱我说,再晚也要回去,给父亲个礼物,哪怕是一个拥抱,后来我知道,在这之前他刚从老家祭拜父母回来。

那天,我真的把戒指戴在了父亲手上。昨天买书的时候,意外遇到报社朋友写的《写给母亲的52封信》。我突然想起他给我的题目《我要回家》。于是,在回家的车上,我用短信记录了这些点滴。

准备放下手机擦泪的时候,母亲的短信又来了:“你们回来了没有?你今天还要上班哩。别把工作不当回事。”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到家了,看着熟睡的一双儿女,我真的想家了,想爸爸、妈妈了。

昨天,我没有回家,因为刚到了一个新的单位,需要拜访同事。前天,我没有回家,因为我有应酬……

就连母亲因腰椎间盘突出突出做手术,我也只联系了医院,叮嘱了医生,想着等手术的时候再来,便扔给了半病的父亲。

“儿子,我想好了,还是做手术吧,熬了一周,疼得不行,你媳妇要上课,可能做了之后,就可以照顾两个孩子了。”一周前,母亲发微信给我。

接到指令,媳妇开车,我们送母亲到条件好的市里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医生给母亲的手术安排在晚上,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再见到母亲的时候,她躺在床上不能动。父亲领着让我看医院玻璃瓶里的腰椎残渣,足足有50多克。

母亲术后疗养7天,怎么从市里回来的,我不知道。回来后,她干脆住在妹妹家。

其实,去看母亲的路只隔了一段马路,约好的中

寻访苏雪林故居

□ 孙丽丽



对苏州向往已久,苏州是从唐诗宋词里走来的江南,它是一座古城。幽幽旧城,有一种古典的美,在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时候,走进苏州,去寻访一代著名女作家苏雪林生活过的地方。

在苏州百步街北口,苏州大学本部南校门旁边,有一座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小洋楼,它最初的主人是著名文学家苏雪林。

苏雪林生于1897年,原名苏梅,笔名绿漪。上学后读明代诗人高启咏梅佳句“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就取“雪林”二字为名,一直到她102岁去世。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来贤慧,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苏雪林自幼像个男孩,抡刀、舞棒、扳弓射

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地都爱玩,而女孩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她却毫无兴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雪林就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并称“中国五大女作家”,是集作家、画家、学者于一身的中国文坛女杰。

这座小楼沿河而建,我欲走近看看,但是一圈围墙阻隔了脚步。站在十几米远处观望,小楼是灰色的墙面、绿色的窗框、格局宛如火柴盒般,看上去与普通老房子一样,朝西阳台上颇为考究的西式栏杆,方才透露出民国建筑的风格。爬山虎留在墙上密密麻麻陈旧的印痕,在低低诉说着小楼曾经历的风风雨雨。

遥想当年苏雪林的丈夫张宝龄,曾是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专家,年轻时因留恋苏州的幽静环境,1927年在此购地建房,因其是船舶工程师,房子又建在河边,于是造出一座像船似的房子,让苏雪林颇有微词。苏雪林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这幢楼里完成的,代表作散文集《绿天》、小说《棘心》等就出在这里,有的篇章还写到当时周边环境。远在台湾的苏雪林老人说到此处房子“是我在大陆唯一的私产”。

苏雪林与丈夫分居几十年却一直没离婚,长期与姐姐生活在一起。1998年101岁高龄时,苏雪林竟然回到了家乡安徽太平县永丰村的岭下村,并且还上了她魂牵梦萦的黄山。

但是她没能回到这百步街12号,那时这里还是教工宿舍,而如今这里是废品收购站,假若老人见了一定会伤感不已。



碗底字

□ 谢光明

满篮的碗,干干净净,像盛开的白莲花,带着雨露的水珠,摆放在厨房的砧板上。掀开热气腾腾的饭甑,弥漫的蒸汽里蓝边碗犹如晨雾里尚未放出光彩的一轮白太阳。比白日更亮的,是碗底刻着“强”“财”“春”“松”等考究的字和鏤着一朵花,一片叶,一条鱼等简洁的图案,可以想象出碗主人的气息。

这是熟悉的农村宴席的场景,餐具和桌椅都是本村借来的;装糕点的小盘,装菜肴的圆盘和装鱼的长盘,东拼西凑,形状花色各不相同,带着不同家庭的风格。而吃饭的碗,却不约而同是清一色的蓝边碗。为防混淆,各家碗都会鏤上名字以作记号。所有权很明确,使用权很随意。虽不值几个钱,打破一个碗是要赔偿的。

碗原本是很普通的餐具,买回家,鏤上家长的名字,这碗就不普通了,它有了这个家的身份和独特的气息,从此在这个家的烟火日子里,汤汤水水相依相伴。许多小孩子识字,先是从自家碗里学的。正常使用,碗的寿命一般在几十年,当然有意外打碎的,像人一样,无法弥补。我老家有一只碗,粗糙,釉掉了一些,露着瓷土,碗底刻着陌生的字。以前,我以为村里别人家的碗,父亲说,这是他曾祖父的名字,任字辈,清光绪年间的碗。它奇迹般地躲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祖先是遥远苍白的传说,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感性形象,富含人情味。每次捧它在手心,我都能感受到祖先唇齿间的温度。它延续着祖先的生命和我们的家风。

“呼。”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很慎重的用手心托着一个碗,被一条狡猾的土狗撞了一下,饭菜掉在地上,碗也碎了。小女孩的爷爷,还有她的外婆,安慰孩子说,没事没事,不要害怕。小女孩还是放声哭了起来,换来一屋子的笑声。丰子恺说:“小时候,以为打破碗是天大的事。”我们都曾经为打破过碗而害怕和内疚,因为在我们眼里,碗绝不是一个普通的餐具,它是神圣的。以前物质贫乏,买个碗是件很随便的事,何况碗里的字,是自己最敬重最害怕的人的名字,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爷爷。家长名字碎了一地,是大不敬,所以,每到吃饭的时候,大人总会提醒:蓝边碗下地,爆栗子上头。

碗底字,世间最温暖的字,含义最丰富的字。一个字,代表了一个人,也涵盖了一个家庭,是家的根基。跟父亲清理老房基,青石板的地基,碎砖瓦砾里,赫然现出一些碎碗片。有一个碗底,“炎”字依然清晰可见。那年,祖父坐在阳光下的小板凳上,戴个老花眼,将新买来的蓝边碗放在大腿之间,碗下垫一块折叠几层的包袱,“当啷当”,一下一下用小钢锥轻敲碗底,然后蘸点墨汁,一个“炎”字在碗底鏤了出来。两个火叫炎,祖父说,一日三餐离不开火,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切记珍惜。祖父叫灶炎,斯人已逝,归于尘土,唯有碗底字,苦苦挽留无情的时光。

碗,盛过百般滋味。碗底字,鏤在心底的记忆,永不褪色。

北京槐

□ 张金刚



一直对北京充满神往,可心向往之,却身不能至,有时竟羡慕起扎根于京、生长于京的那些槐树来。后来,有幸曾在北京工作一段时日,从而有缘深度融入,亲身感受她的气息与温度,触摸她的厚重与脉动。

纵横密织的街巷、巷道、胡同,承载着或行色匆匆、或情态悠然的人流、车流,晨昏不息地忙碌着,不曾有一刻歇息。北京,这座古老多元的繁华都市,就这样在时光的流转中沉淀、厚积,从一个沧桑六百年迈向下一个六百年。

北京的槐树与北方其它地域的槐树并无二致,可不管古木还是新枝,皆因生为首都,长于街巷,既浸润尊贵之气,又沾染烟火之气;既历经悠悠过往,更亲历火热时代,从而修为了独特的气质,而不同于它处。故而,我愿亲切地称之为“北京槐”。

北京槐,才是地道的“北京人儿”。虽然不声不响,不言不语,却沉稳睿智,洞悉世事,淡然度过北京每天十二时辰。如若开口讲话,必定也是一副尊者模样,操一口从历史走来的地道“北京腔儿”,讲出太多坊间巷里的传奇故事、时代沿革、哲理感悟和沃土人情。

槐树之于北京,就如胡杨之于大漠,提起来便有种难以言表的情结。这情结,既来自于槐树的古老、绵延、广布、寻常,更来自于槐树的质朴、坚韧、荫郁、蓬勃,或已成为不入户口的“北京市民”,生活、成长在这都市井之中。

张恨水在《五月的北平》中记述:“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中,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北平这个地方,实在适宜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可见,槐树在北京由来已久,且一直都在。

我曾数次登临景山“紫禁之巅”。眼前的北京城虽高楼林立,一派繁华,可目目之所及的绝大部分绿色,大抵来自广植的槐树。景山有,故宫有,北海有,北池子大街有,金融街有,什刹海两岸有,道道胡同有,条条街路有……既是绿化树、行道树,又是景观树、庭院树,无所不在,随处可见,如一朵朵怒放的“绿花”,盛开在高楼街巷周围,大美怡人。

我暂居的群力胡同,及旁边的护仓胡同、护国寺街,虽是北京多如牛毛的胡同中最普通不过的几条,可“四合院、古槐、原住民”的独特风貌,足以让我迷醉,无数次流连其间,宛如成了北京人,恰似这胡同里的一棵槐。

初到北京时,正值槐树萌芽,既有洋槐,又有国槐,与太行深山家乡小城的槐树一模一样,高高的干、黑黑的枝、嫩嫩的芽,我一眼便可识得。如今,离家在外,望见这熟稔的槐树,便如遇到了老乡一般,急忙上前,仰起头,张开双臂,打个招呼,瞬时有了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与北京槐成了朋友。

既成朋友,便时常拜访,一年有期。洋槐开花的时节,我们在一起。蓝天、绿叶、黑枝,粉白的槐花,色彩明快,相映成趣,构成北京五月标志性的绝美画面,令心一片静净。更可怕的是,那满胡同弥漫的槐花香,甜甜蜜蜜,偶尔佐进些沿街门店的卤煮、烤鸭、烧烤、糕点香味,全然将工作的疲累与离乡的寂寞驱散尽净,周身舒爽地轻松漫步。

槐树葱郁的时节,我们在一起。槐树高大,枝叶繁茂,自然长成大伞模样,撒下一片阴凉,令我这等单车族、步行族深得槐荫庇护,心存感恩。如遇雨天,到槐树下避个雨,也是惬意得很。闲来无事的人们,常在胡同的槐树下或支起棋盘下棋,或撑开躺椅闭目听评书,或三五成群地摇着蒲扇扯着闲篇,有的干脆把饭桌支在树下,凉凉快快度过炎夏,俨然一幅老北京的生活画面,很是亲切。

国槐开花的时节,我们在一起。淡绿的槐花隐在墨绿的槐叶之间,花开花落,洒落一地。起初,心中满是生命绽放的馥郁之感;可慢慢地,繁花凋零的伤怀油然而起。一日路过胡同,看到四合院前的槐下停放一辆自行车,安放一把旧椅,椅上落花朵朵。手机拍了发在朋友圈,有文友题诗“落花不语空辞树,旧椅有情人归”,恰似这般意境。

槐树叶落的时节,我们在一起。踩着枯黄的落叶,仰面看一场叶落,抬手接几片落叶。在曲曲折折的叶脉间,感受生命轮回的律动。槐树覆雪的时节,我们在一起。看着那风骨外露的槐树,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摇荡一身枯叶干枝,傲然迎接瑞雪的降临,让黑枝与白雪定格成美妙的瞬间,入照片入画作,

人文入诗,成为永恒。槐树萌芽的时节,我们在一起,共聚一年友情,然后,告别,期待有缘再会。还好,我会在家乡的槐树下,想起北京槐,就像在北京想起家乡槐一样。

槐与“怀”同音,故而,我便爱借槐树怀古、怀乡。

北京有多少古槐,我不是古槐研究者,亦不是北京人,自不得而知,但我打算敬访几株。景山的“歪脖树”,因与崇祯皇帝关联,与明朝灭亡关联,被赋予了太多故事与解读。如今这株虽不是当年那株,但时间久了,便似了那株,值得一观。还想想站在故宫的“紫禁十八槐”,领略“排列成荫,颇饱幽致”的气韵,感怀其遒劲苍老之态下隐藏的皇朝风雨兴衰的传奇历史。国子监内外的古槐,似乎所有根脉、枝叶都透着国学大儒、历代状元的风范与学问,需仰视可见,并要常访常请教。梅兰芳故居的几株古槐,令我心生羡慕,想问问它是否听过梅先生的唱腔,见过梅先生的身段儿,似乎那随风而起的树叶响动都有些京韵呢!还有隐在公园内、胡同里的被树池、栅栏保护起来的那些古树,都想去寻访一番,考究一下古槐那沧桑的纹理内藏着多少秘密,或许能找到打开北京发展变迁的城市密码。

北京是座包容性极强的城市,无数外地人汇聚于此,追逐梦想,打拼生活,建设北京,甚至把家安在了这里,但根儿上仍是外乡人。或许有些槐树,就是他们植下的呢。我有时走在槐荫下就想,这些槐树像极了众多游子,扎根于此,耐得了孤寂,耐得了寒暑,耐得了贫瘠,在北京开枝散叶,可那深扎于北京土地的根系却指向一个遥远的故乡。不由对所有在北京漂泊或定居的游子心生敬意,太多的艰辛与苦楚定如这繁密的槐叶一般生了落,落了生,最终滋养自己站立成一株挺拔的槐,庇护着北京这个大家与个人专属小家的一方晴空,为后来者遮风挡雨。虽渐渐韶华远去,却更加根深叶茂。

当然,北京的绿色与生机,不仅有市树“北京槐”,更有北京松、北京柏、北京杨、北京柳等等,就像是北京不仅有上层精英人士,还有更多基层平民百姓。树如人,人即树,所有树与人,都静默地散落在北京城的角角落落,撑起一片片绿荫,共同守护着北京这片土地这方人。